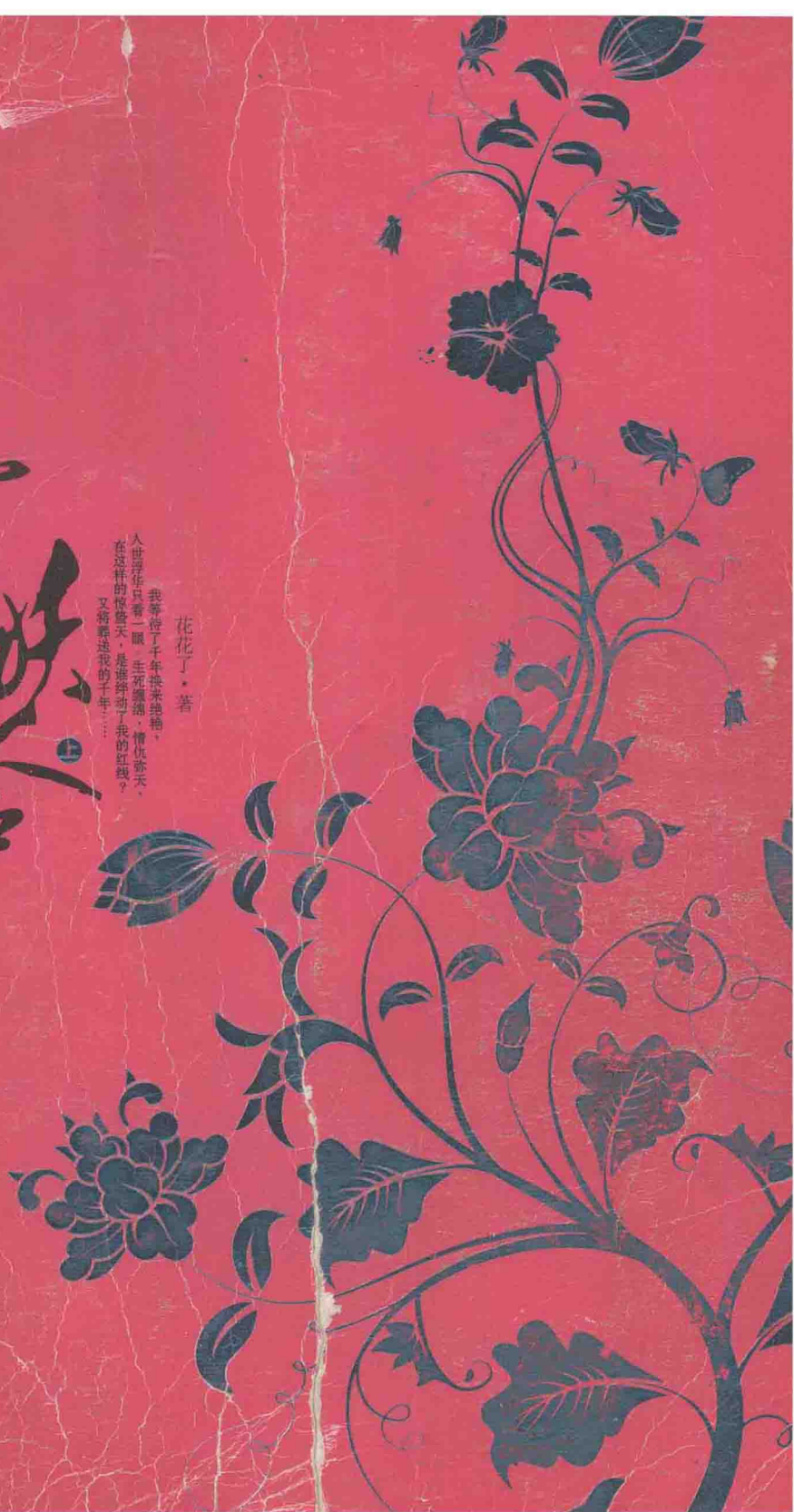


朱英

花花丁·著

我等过了千年地来绝艳，
人世存只有一眼。玉花催酒，情仇空天。
在这样的恍惚天，是谁牵动了我的红线？
又将葬送我的千年……



李然

花花丁·著 珠海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妖怜/花花了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7.12

(流光·幻舞书系)

ISBN 978-7-80689-884-0

I. 半… II. 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6051号

《流光·幻舞》书系

作 者: 花花了 著

责任编辑: 姜蓓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银华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

电 话: 0756-2639346 邮政编码: 519001

邮 购: 0756-2639344 2639345 2639346

网 址: www.zhcbbs.net

E-mail: zhcbbs@zhcbbs.net

印 刷: 北京佳艺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00 字数: 1200千字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9-884-0

定 价: 130.00元(全六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世界分内海与离海，内海有四国，分别是东诸、华葛、西焚、北岑，四国成环形分布。

东诸疆域广阔，强于军事，淡水资源紧缺。

华葛气候温和，手工业繁盛，物资丰厚。

西焚农作物丰富，多发水涝，气候湿热，国界两处有极寒雪山。

北岑与西焚接壤，但属小国，常年冰封，与外界少有联系。

内海四国多用两种语言，东诸国与西焚国多用西焚语，华葛国与北岑国多用华葛语，由于华葛商人遍行四国，所以华葛语基本上成为四国的通用语言。

离海有三十二岛国，与内海少有来往。

四国皆有妖魔出没，人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并流传着一种古老的说法——在没有妖魔出没的土地上，往往居住着强大得难以想象的妖仙。它们隔世而居，灵气强盛足以撼动天地间的神明。

目录

前言

第一卷 《红颜》

第一章	生死轮契	4
第二章	人居王府	9
第三章	出府上路	18
第四章	硝烟青影	26
第五章	血光已去	34
第六章	深宫无情	43
第七章	王子入营	52
第八章	雪山留情	61
第九章	皇城来讯	69
第十章	宫中异变	77

第二卷 《祸水》

第一章	回城庆宴	88
第二章	隐隐之火	98
第三章	惑乱之火	108
第四章	北月佳人	117
第五章	帝王之绊	127
第六章	两国使者	136

第七章	一波未平	145
第八章	一波又起	154
第九章	纷飞雪山	164
第十章	兄弟锋芒	173

第三卷 《妖孽》

第一章	华葛争乱	184
第二章	终有决裂	192
第三章	混世初始	199
第四章	兄弟陌路	207
第五章	隆冬归来	215
第六章	弑王之罪	224
第七章	春分迷雪	233
第八章	雪葬南国	243
第九章	妖生祸事	250
第十章	红颜妖惑	259





前言

世界分内海与离海，内海有四国，分别是东诸、华葛、西婪、北岑，四国成环形分布。

东诸疆域广阔，强于军事，淡水资源紧缺。

华葛气候温和，手工业繁盛，物资丰厚。

西婪农作物丰富，多发水涝，气候湿热，国界两处有极寒雪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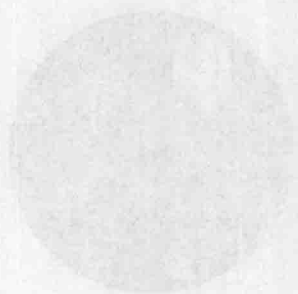
北岑与西婪接壤，但属小国，常年冰封，与外界少有联系。

内海四国多用两种语言，东诸国与西婪国多用西婪语，华葛国与北岑国多用华葛语，由于华葛商人遍行四国，所以华葛语基本上成为四国的通用语言。

离海有三十二岛国，与内海少有来往。

四国皆有妖魔出没，人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并流传着一种古老的说法——在没有妖魔出没的土地上，往往居住着强大得难以想象的妖仙。它们隔世而居，灵气强盛足以撼动天地间的神明。





· 红颜 ·
第一卷



红颜·生死轮回
第一章

初春时分，天气微寒。亲王府中的花园里，两位年轻人正把酒言欢。一位俊逸潇洒，一位文质彬彬。

李烨续饮下一小盏梅子酒，环顾四周，言道：“你这花园倒是清幽得很啊。”

“不留鲜花万朵，自归清幽园静。”林逸之微笑着答道。

李烨笑起来，“你我相交多年，你的性情我自是再了解不过，只是这园内不种花的事，也真亏你做得出来。”

林逸之笑而不言，李烨继续说道：“算了算，你也已经冷落她三年了吧。当年陛下为你寻遍全国找来这天下第一花，你也实在是不知道怜香惜玉呐。”

“心已死，再付情于她，怕是害了她。”林逸之淡淡回道。

“罢了，其中原由我自然明白，只是你苦了人家姑娘三年青春，如今她忧郁成疾，你依旧不闻不问，是不是有些……”

“左颜汐进我府里第一天我就跟她说过，虽然一屋同居，当是陌路……”

“呀……原来你还记得她的名字啊……呵呵。”李烨又饮一杯。

林逸之苦笑，不作解释。

这时一位面目慈祥的妇人缓缓走来，妇人表情严肃，甚似带了股哀怨。

“王爷。”妇人轻轻呼到。

这妇人便是伺候左颜汐的玉姑姑，这些时日左颜汐的病情不断恶化，早年本就有病根在身，如今可说是多疾并发，所以玉姑姑每日都频繁地向林逸之报告左颜汐的病情，尽管林逸之不闻不问，玉姑姑却依然故我，她对左颜汐有着不容忽视的忠诚，近日她来的次数却明显少了很多。

林逸之见她来了，眉头微皱，心里也有些疑问，平时都是匆匆忙忙的，怎么今日玉姑姑这么平静？

“左颜姑娘的病如何了。”林逸之也算是例行公事的发问了。结婚三年，他始终称呼左颜姑娘，他心里对左颜汐自然是愧疚的，不去看她只是他不愿去面对罢了。尽管有人指责他未免太不讲人情，但是他也懒得辩解了，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身影，一个怎样也忘不了的窈窕身影。

玉姑姑曲了一下身子，回道：“小姐三日前开始昏迷不醒，群医无策，今日清晨小姐醒过来一次，问了句春分到没到，老奴回答已经春分，小姐便断了气。”

李烨在一旁看着这姑姑回话，发觉她双肩微颤，便不忍再看下去，心里叹了口气，春分到没到？这左颜汐怕是位极善良的姑娘，可惜命运作弄，身负皇命嫁入了亲王府。

“春分到没到……”林逸之轻声念叨着，他知道他毁了她的一生，“好好安葬。”除此之外，林逸之不知还能说什么。

玉姑姑低着头，怕是已经泪流了满面，她应了一声之后并不离去。

“还有事么？”林逸之问道。他对玉姑姑非常敬重。左颜家已经家道中落，玉姑姑却依然对左颜汐不离不弃。如今惟一的主人逝世，虽不是他的本意，却间接因他而死，想来，他对这姑姑也感到内疚。

玉姑姑并不抬头，低声说道：“老奴有一事相求。”

“说吧。”

“小姐貌比天仙，身姿婀娜，世人都美誉她为出水芙蓉，更有人称其芙蓉仙子，老奴斗胆，请示王爷可否让小姐水葬安魂。”

水葬？一旁的李烨转过身来，惊讶地看着林逸之，他从未听闻过水葬一说。

林逸之倒没什么过多的反应，“这是我欠她的，姑姑你觉得合适，一切就都交由你办吧。”

玉姑姑曲了下身子，退去了。

李烨望着姑姑离去的背影，不禁问身边的林逸之：“水葬是如何说法？”

林逸之重新斟上酒，回答道：“在皇城是不多见的，不过在一些乡间兴过这种安葬法子。将死者置于舟上，顺水流而行，一般都会在舟上做些手脚，所以驶不了多远就沉进水底了。”

“哦？那不是等于喂鱼吗？”

“兴水葬的人都认为水是洁净的东西，能带给死者安乐。如此而已。”林逸之说，又喝下一杯梅子酒。酒虽酴香却也清冷，凉过心肺，林逸之舒了口气，他不禁有些懊恼对左颜汐的冷酷无情。毕竟是一条无辜的生命。

“人死不能复生。她就算是活过来，你也给不了她什么。”李烨轻轻说道，他仿佛看出了林逸之的心思。

轻叹了口气，林逸之又重新恢复他俊朗的笑容，“你这次来找我，怕不是为了与我喝酒的吧，有什么事？”

“应岚妃所托而来。”李烨低声说道。

岚妃！这字眼让林逸之一阵惊慌。“她……她怎么样了？”他也只有在李烨面前才敢流露真情。

“她很好，但是你将会很不好。”

“怎么？……皇兄难道还不放心我吗？”林逸之苦笑。

李烨也干笑两声，“哈哈，你若是待左颜汐好一些也就罢了……可天下间几乎任谁都知道你冷落她三年之久，皇上能不疑心吗？何况，如今左颜汐……也罢，皇上也并非无容人之量，只是他也要顾住皇家的颜面，不能让朝廷里的人都议论他的家事。”

“我知道，定是那帮大臣又说了些什么。”林逸之无奈地说道，他是知道的，他让他的皇兄陷进了尴尬之中。

当年林然身为皇太子，朝廷两派相争，丞相秦连为巩固太子势力将女儿秦岚嫁于太子殿下，实为迫不得已的政治需要，纵然林逸之与秦岚早已海誓山盟也无可奈何。那时为了大义，林逸之放弃了。这一放便是三年。

“要那帮大臣闭嘴是必须的，这事可大可小，丞相秦连也很为难。”李烨无奈的看看好友，他当然明白林逸之苦，只是身为臣子，有些事，只能从之，“西楚又进犯了。”

“西楚？！”林逸之惊讶地挑起眉。

“没想到是吧？刚平定了鳊州之难，西楚就进犯了。”

“上次我与赵将军把他们打得落荒而逃，没想到半年不到又进犯了……西楚国土虽大，却不及我国富足，他们如何准备的粮草与军队？”林逸之觉得蹊跷。

“你除了是亲王之外，也被誉为常胜将军，这次皇上似乎有意让你前往，于是岚妃特地要我来嘱咐你，皇旨这几天可能会下来了。”李烨说完，叹了口气，“她对你也是够上心了。”

林逸之不语，又一盏酒下肚，凉彻心肺凉彻骨，如同当年目睹心之所爱坐上他人花轿。“西楚与我华葛国素有纠纷，我也不是第一次上战场，何需惊慌……”林逸之无谓地说道。

这时李烨反而不语了。林逸之奇怪地望着他的好友，等他发话。李烨似乎

在思考什么，许久之后抬头说道：“说来奇怪，西楚与我国素有战事，他们的作战方法我们也很熟悉，不知为何，这次他们卷土重来，作战方法大不同前，据说赵将军在前线吃了不少苦头，如今已经是连败两次，皇上震惊。”

“有这种事？……”林逸之皱起眉，深邃的眸子暗下来，“我会尽快赶去和赵将军会合。”

“她要我代她对你说声保重。”

“谢了。”林逸之笑得凄然。

左颜汐的葬礼办得简单，玉姑姑明白太过招摇会让亲王遭人诋毁，尽管他是冷酷无情了，但是奴才办事总要有一定的分寸。玉姑姑是明理人，她也知道进退，在皇城内安分，但当遗体运到了城外的旭岫河，玉姑姑便正式举行了最为壮观的水葬。成千上万朵芙蓉花置于河中，顺流而下，两岸童男女童各半百，手持花篮向河内洒鲜花，和尚道士各半百，以求念经安魂之效。华葛国最好的青竹四百九十根做成扁舟，同样插满芙蓉，中央以锦绣缎带丝绸布置安驮遗体，吉时入水，吉时放流，吉时祷告，吉时举灯送魂。

林逸之也参加了葬礼，他想着办完了该办的事，就起程离开皇城。

尽管葬礼在城外办得奢华，林逸之并不反对，他能体谅玉姑姑的心情，只是看到一朵朵芙蓉顺水流而尽逝，竟有种说不出的凄然。

幽幽的深谷里，是另一番景象。藤帘仙泉，青苔红果。河水屈曲而流，汇作一股汪泉，岸边青苔仙草，繁花点缀，四周有异树百株，怪石成相。一个身影活泼得跳来跳去，它似乎是个人？因为它有衣衫，虽然褴褛又污秽。它似乎也不是个人，头发披散着，映在谷底河流水面上的那张脸，那是一张脸吗？野兽的眸子闪着幽幽的寒光，令人不寒而栗！尖利的獠牙更让人恐惧！它竟有一张野兽的面孔。

“爷爷，爷爷！你看有个死人飘过来了！”这似人非人的生物居然有着更胜天籁的声音。

被唤作爷爷的人，是位看似普通的布衫老者，白发苍苍，面露慈相。老者闻声抬头看了看，顺水飘来的正是左颜汐的遗体。他掐指算了算，便呵呵笑起来。

“爷爷，你笑什么啊？”小生物一跳一跳地来到老者身边，急急地问。

“汐儿，这女子算是与你有缘，她与你的名字一样。”

“一样？”它跳上竹舟，开始细细端详那女子。

“汐儿，你身为半妖，苦于没有肉身，不如寄居在这女子身上，你看如何？”老者说道。

半妖并没有立刻回应老者的提议，她看了左颜汐好一会儿，说道：“爷爷，她生前好像很辛苦。”

老者轻轻点了点头。继而说道：“命中注定你要代她去世间走上一回。”

“是吗？命中还注定了什么呢？”半妖回头问道。

“哈哈……”老者只笑不答。

半妖的眼中似乎闪过一些什么，她低头看着左颜汐，胜雪的娇肤，精致的眉眼，沉鱼落雁，倾国倾城。这女子与她同名么？……似乎真的是命中注定了。半妖清脆的笑声响起来，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只有她明白那分苦楚。



“平儿，玉姑姑去哪了？”林逸之坐在书房内，对待女询问道。林逸之虽贵为亲王，但生性不羁，常年不在皇城，加上近几年来战事连连，他又有着常胜将军的头衔，更多日子是在战场上度过的，亲王府内的大小事物他很少过问，自从玉姑姑三年前随左颜汐来到亲王府，可以说是将府中大小事物打点得井井有条。所以，这次林逸之远行，府内之事大概是又要托付给玉姑姑了。

“姑姑今个一早就去旭岫河了……”侍女低声作答。

又去了啊，这玉姑姑也是重情重义之人啊。林逸之想着，吩咐道：“不急，等她回来，叫她来见我，就说我有事吩咐。”

“是，王爷。”

旭岫河边，玉姑姑跪坐在地上，她这些时日似乎苍老了很多。

左颜汐是她一手带大的，如今死于亲王府中，她不怨亦不恨。红颜薄命，一切都是命数。原以为左颜汐的病弱身子可以在亲王府内调养好，没想到三年抑郁三年哀思，左颜汐的身子一天比一天衰弱，如今更是魂飞西天。想想来，真是可怜可叹。十六岁承蒙皇命嫁入豪门，十九岁娇俏年华却花容早逝，怎能不怜，怎能不叹……

又一声哀叹后，玉姑姑艰难的立起身子，望着幽幽河水，落下两行清泪。

小姐年幼时曾有人预言过，小姐活不过二十，若能在死后水葬，结合天时地利，兴许有一丝回魂机遇。呵呵，我定是老糊涂了，竟然真的在这旭岫河苦守了七日，徒增伤感……

玉姑姑这么想着，苦笑了片刻。她转身正欲离去，听见身后一声轻唤：“姑姑。”

玉姑姑心头一惊，呆在原地，不敢回头——是小姐？！……不，不是小姐

的声音……

玉姑姑心中紧张，听得身后水声哗哗，唤她的人正踩着水，走到浅岸。一会，那人停下了脚步，又一次唤道：“姑姑。”声音宛如天籁。

此人正是深谷里那半妖汐儿。

玉姑姑慢慢转过身子，看清来者的面容时，一时失神呆住。这倾国倾城，风华绝代的面容，确是小姐……可为何，为何她却觉得这是另一个人？

汐儿立于浅岸中，浓黑秀发随意地披散着，身上自是全湿，单薄的白衫是下葬时换上的，被水浸湿后若隐若显左颜汐美好的娇躯。她似是自水中而来，似是自水中而生。而此刻她正笑盈盈地望着玉姑姑。眉目间不再是往日的愁容，反倒多添三分俏丽，七分鬼魅。

“小姐……”玉姑姑失神地喃喃道，“真的是小姐……小姐，小姐真的复生了……”说完玉姑姑跪地痛哭，全不顾身份的失声痛哭！

小姐真的回来了！小姐回来了啊！这定是神明对左颜家的恩赐啊！

汐儿浅浅的笑，缓缓步上岸来，搀扶起地上的姑姑，“姑姑，我们回去吧。”

“是，是……我们回去……让老奴为小姐带路……”

左颜汐死而复生，引起亲王府一阵慌乱。

玉姑姑打点好左颜汐的一切，便匆忙赶往林逸之的书房。

“王爷。”玉姑姑轻声唤道。

林逸之放下手中书卷，“姑姑，你来了。”他还不知道左颜汐此刻已经活生生地回来了，“我有一些事要吩咐你。”

“是，王爷。”玉姑姑低头应声。

“因为战事我又要出门一躺，这次时间较之以前都要久些，府内一切交由你来打点，左颜姑娘的头七，务必要办好，还有她的一些亲戚，一定要打点妥当，我亏欠她太多，现在无暇分身，就由你替我办好吧。”

“王爷，奴才斗胆问一句话。”

“什么话？”

玉姑姑微微抬起头来，直视林逸之的眼睛，这本该是大逆不道的，但此刻也无暇顾及。这是她第一次抬头跟主子说话，但她毫无惧意，“奴才斗胆问，王爷当真觉得亏欠了小姐吗？”

“是。”林逸之干脆明了地回答道。

“若小姐死而复生，王爷会如何？”

“此话怎讲？！”林逸之有些惊愕，这种问题，他从未想过。

这时玉姑姑曲了一下身子，“贺喜王爷，王妃娘娘死而复生，此乃王爷之

福，王府之福，苍天之福。”

林逸之愕然。

左颜汐活了？！

“王爷是否要去看看娘娘？”玉姑姑又问。

“……不，还是不了，时间仓促，我现在就要上路了。”林逸之在愕然之后又恢复了往日的冷漠。

玉姑姑心头一凉，活了又如何，改变不了这弄人的命运。

“还有，……你刚才称呼了她王妃娘娘。”林逸之缓缓说道。

玉姑姑心一沉，“是的。奴才斗胆。”

“我也确实该给这个名分于她，以后就这么叫吧。你下去吧。”

玉姑姑听完更是一阵苦涩，她曲了身子，退了下去。

走出书房，一个侍女迎面跑来，“姑姑！”

玉姑姑皱了眉，这是她安排侍候小姐的侍女，难道出了什么事？“怎么了？”玉姑姑问道。

“小姐她……”

“住嘴！”未等侍女说完，玉姑姑叱呵道，“从今往后不许如此称呼，要尊称娘娘！这也是刚才王爷吩咐下来的。”

“是！是、是……”侍女惊恐地应道。

“你刚才要说什么，现在说吧。”她不能就这么顺应天命，她要帮助左颜汐，就算王爷不接纳，她也要亲王府上的奴才们都接纳！

“姑姑，小……不，娘娘她有些不对劲啊！”侍女急急地回道。

“怎么不对劲？！快说！”一旦是与左颜汐有关的，玉姑姑都不禁紧张起来。

“娘娘她……不认得自己的房间，也不认得府中的布局，……还……”

“还怎么样！快说啊！”

“连奴婢我也不认识了……”

“什么？！”玉姑姑惊住。这侍女是一年前开始侍候小姐的，小姐久居病榻，要说不认识府中布局就算了，连侍女都不认识未免……

“另外……”侍女低声又说。

“还有什么事？”

“娘娘性情似乎大变，奴婢为娘娘梳头，娘娘却不肯，首饰也不肯佩带……”

玉姑姑默然许久，“你随我来，去看看娘娘。”